



西草坪村风光。林与风 摄



神农谷的溪水。罗遇真 摄



## 西草坪纪事

张雄文

炎陵更多的是山,峰峦一重又一重,犹如巨浪层层翻涌,无有穷尽。将“神州第一陵”炎帝陵簇拥在苍翠怀抱最深处,顺带也将与陵寝咫尺之隔的西草坪村紧紧围裹。清康熙年间炎陵人罗士彝编纂这片“神农氏之故墟”说,山峦“起伏蜿蜒,形势奔趋,有如星罗棋布,俨若金城汤池。”终于阅过群山,站在西草坪村的田埂喘息未定时,我蓦然想起罗士彝笔下的句子,感慨“信不诬也”。

村子似乎仍有神农时代的幽谧:从金紫峰滑下来的阳光,悄无声息地摩挲树木、屋舍、田野,还有田埂边人家种的辣椒与南瓜;白墙黑瓦或红瓦的村舍多倚山而建,俨然默立,屋场偶尔进出的小汽车绝无鸣笛聒噪,像池塘安静来去的鱼儿;铺着水泥的村道洁净弯曲,挨家挨户绕上一圈,才伸向群峦更深处。村道上间或走走出去或归来的荷锄、挑担者,彼此相遇时多半点点头,即便寒暄也只轻声细语,似乎生恐打破了村子的宁静。

借了炎帝陵的灵气,村子也漫漶古意。村里人绝大多数姓张,族谱记载开基先祖是南宋淳熙二年(1175年)从隔壁井冈山迁居而来,与到炎帝陵前撰写《题炎陵碑》的罗泌属同时代人。后者也是江西人,跋山涉水前来“摩挲古杉,俯叹石麟”时,为淳熙十四年。不过,先祖遗迹早已不存,现存最早的建筑建于明洪武元年(1368年),是张家祠堂。

这座老房子被诸多簇新村居环拥,属早先典型的江南乡间样式:青砖封火墙,黑瓦硬山顶;面阔三间,进深两间;前堂有长满青苔的八角藻井,后堂两侧有幽深厢房。踱步其间,幽气暗涌,凉风习习,似乎那一股吹过古人的风从未停歇过。令人称奇的是,门窗和屋檐每个饰件都镂空雕花,精心雕琢打磨而成。这似乎说明,即便在大山深处,那些工匠也绝不敷衍与草率,尽管他们并未逆料自己的作品650多年后依旧能保存完好,令无数后人驻足膜拜。

不同寻常的还有大门两边镌刻的对联,以行书写就,雄浑苍劲:“奕叶千秋枫叶岭,风云万顷壮鹏塘。”“鹏塘”是西草坪村的古称。对联气势非凡,是对全村殷切期许。后来的事实证明其绝非浮夸,

村中的确出过不少风云人物。清道光年间有人做过总兵,后来战死沙场,被朝廷归葬故里,追封建威将军;近代有人考上黄埔军校,参加抗日战争,在鄂西等战场浴血奋战,晚年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;其余还有杂交水稻抗性育种体系研究专家、国家科技专家库专家等,一时难以枚举。

最传奇的是,祠堂还救过红军将领。三年游击战争时期,湘粤赣特委组织部部长周里在这一带打游击时,遭敌军围堵。在村里人掩护下,他躲入祠堂厢房,每天由村里人送饭菜。藏了三天后,顺

利脱险而去。我想,后来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里,一定从未忘记那几个生死攸关的日夜,也绝不会忘记大山里的西草坪。

村子深厚的底蕴还体现在祠堂隔壁的老房子——一座由民居改成的家风展示馆墙壁上。一面墙都挂着数百年间先人们传下来的家风家训——“戒奢淫”“警游惰”“戒生非”等,还有“和兄弟”“和乡党”“训子弟”等家规家约。都是一些质朴的老话,被村里人当成金科玉律遵照而行,也很管用。哪家小孩不听话,大人就拉到馆里,对着墙上家训罚站。哪个孩子成年了,父亲便带他来这里背家规,立志做个有用的人。久久盯着墙上的字句,我似乎也站在了老祖宗面前聆听垂训,不免敬畏有加。

近年来,老的家风家训促成了村里红白喜事的新规矩,还专门成立了红白喜事理事会,谁家办酒得先报备,理事会人员不拿一分薪水,事儿可不少,重点是帮主家省开支。理事会还规定,村里除婚丧外,满月、周岁和寿诞等一概不相互宴请。前些日子,一位老人过世,她儿子到理事会报备,说打算摆28桌。理事会负责人说太多了,要减,还打着商量:“菜也别搞那么多,吃不完,八荤两素可改六荤四素。城里乐队也别请了,就请村里人帮忙吹喇叭。”主家先还怕丢面子,后来想,老娘活着时最怕浪费,简简单单办,反倒合她心意。于是最终摆了14桌,算下来省了好几万块。酒席上,亲友们都说好,说这才像正经办事的样子,不是比阔气。

不过,村里有些钱绝不省。这些年来,村里每年都要办一件大事——奖励考上大学的子弟。每到8月26日这天,全村老少都在祠堂聚会,一是祭祖,一是发奖学金。庄重的祖宗牌位前,主事者朗声喊唱考上大学的学子姓名,递过一叠厚实奖金,最多者五千元。获奖者名字还会刻上祠堂墙壁的“崇文榜”,成为后来学子的榜样。看着墙上榜单,我很好奇这些钱从何而来。村里人说,都是大伙的捐赠,包括村里成功人士,还有获奖后参加了工作的大学生。

村子主要负责人张湘军就曾是一名这样的大学生。他毕业后先去的东莞,从验货员干到生产主管。后来,父老们叫他回来当村干。他想到曾领过的奖学金,没有推辞,回来便带着大家种油茶、搞合作社。这些年,他自己身家变化不大,但村里人均收入从五六百元涨到一万五千元。他拒绝了山外好几波高薪诱惑,说还是待村里,继续做守陵人。他说:“树高千尺有根,河水万里有源。我们张家人,先是张氏祖先的守陵人,再是炎帝的守陵人。”

这片炎帝安寝之地,早已非当年尝百草时的艰辛。环顾四周翠色漫溢的山林,我想,村里往后的日子必定会更好。



西草坪村的老宅。林与风 摄



## 我送劈柴到醴陵

丁玉祥口述

彭新立整理

20世纪50年代,醴陵县城阳三石、姜湾里的一些瓷厂大量收购劈柴烧瓷器窑。那时高视、市上坪、皇图岭等地许多农民农闲时就送劈柴(劈好的柴火)到醴陵瓷厂售卖赚点零用钱,我就是其中的一员。

那时,我父母双亡,我还只有18岁,因生活所迫,也跟着长辈加入用独轮土车送劈柴到醴陵瓷厂的行列。

所谓劈柴就是把从山场上砍下的桐栗、枫、荷等杂树,以马尾松主干与粗枝为主,锯成长约1.0—1.2尺一截(筒),用斧头直劈成截面略呈三角形,每截成4—10块,按横竖交叉堆成“墙”,晾干。

农家日常用它来煮饭、烧水、煮猪潲等。当时农户很少用煤,劈柴就是最好的燃料。20世纪90年代以前,农村墟场有人用畚箕装着出售,按担计价。现今打劈的斧头也成了稀有物。

1953年,完成土地改革复查后,农民都分到了田、土、山,县政府颁发土地证。当时,山是属于人不属地,山权跟人走,大多数农户分到的是祖山,那些没有祖山的就把没收地主多余的山地和无主山地分给他们,祖山过多的要让出一部分给没有山地的农户,我就分到了冲口有芳冲尾的一块祖山。山到户后,有人就开始砍伐自家山上的树木,打劈柴卖钱。当时,农村很少有杆秤,即使有也只能称10—20斤,能称上百斤的杆秤在今高视的老屋、冲口、燕子窝、桥边、下高视等5个村民小组都难找一把。故卖劈柴就用木高凳量,按一凳来算钱。量法是把木高凳翻转,让4只凳脚朝上,把劈柴排列放在间隔距离最长的两只凳脚间,排到凳脚底端止。因为木匠师傅在做木高凳时,凳的长、高有固定的尺寸,只有醴陵瓷厂收购劈柴过秤,按重量计钱。

1956年,我们高视成立了高新农业合作社,社里安排一些人送劈柴去醴陵,我与冲口的丁寿林、丁卫深、丁成生、丁光发、贺兆祥等每年要用独轮土车送5—6次劈柴去醴陵瓷厂。当时独轮土车的硬木轮盘(毂)是用铁箍包裹的,铁箍又窄又重,震动又大,推起来很吃力。20世纪70年代,才有橡胶包裹的车轮。从高视送劈柴去醴陵要经过各不冲、鹏江桥、市上坪等地。河田那时叫车田,庙下里、茅湾湾、杨木档、南塘里、宋家塘、增加滩在符田的花山进入今106国道,再沿公路直至阳三石等地,单程有110里。特别是从高视至北塘一段全是上山下坡的小路,经过田垌里的路又有许多过水缺口,稍不注意,人车就会翻入田里,上了公路后就好走了。

我们常是从高视出发,一直走到过了河田才天亮,这样当日才能到达瓷厂,劈柴验货过秤后才能结(收)钱。当日要在瓷厂周边的路边店住宿一晚,住宿费包括煮饭,条件差的只有一角五分钱,好的也不过两三角钱,有时为了节省住宿费就借宿在屋檐等处,只需付点煮饭钱。第二日天亮就起床沿原路返

回,有时带点碗、盒或罐回来家用或送人,清早出发要走到天黑才赶到屋里吃晚饭。

送劈柴都是前一日下午装好车。自己先用高凳量一下,估计重量,用绳或纸绳把劈柴分成2份或4份捆好。再把2根长约3尺的木棍隔开并排横放在车杠上,把捆好的劈柴置于木棍上,用绳固定,并将独轮土车试推一段距离,看有没有松动等问题。当日傍晚或第二日晨备好能吃3餐的大米,1餐煮熟的饭和4餐的熟菜。菜常是腌酸菜、腌萝卜、辣椒炒蛋、炒鱼仔等,但很少有肉,用菜筒罐装好。有时同去的几个人合伙,一个带米,一个带饭,一个带菜。天没亮就互相喊醒起床吃饭启程。

有一回,我穿着草鞋,在河田垌里大脚趾撞在破卵石上,皮破血流,与我同行的寿林等放下土车,赶快找来几枝枯木叶放在嘴里嚼碎敷在伤口处,借用路边农户一根布条简单包扎继续上路,血浸湿草鞋的前半截,我忍着痛一路走到阳三石。第二日,天还没亮又起床跛起只脚走到屋里,冲口湾里的人都已关门睡觉了。同行的几个人也跟着我慢慢走,大家都认为要同去同回,没人丢下我不管,也没人有怨言。

还有一回,丁寿林的劈柴过秤后,不知什么原因把磅单弄丢了。没有磅单就结(收)不到钱,他到处寻找都没找到,急得满头冒汗,一条罗汉巾都擦湿了,叹气声、哭叫声不停。我们也帮着寻找,天快黑了仍没找到,丁寿林就在厂屋檐下守了一夜。第二日,天刚亮,我们几个人又继续寻找,最后用了个上午硬是把屋内的劈柴一把一把搬出来,终于找到了那张凝结着丁寿林几天用心血换来的沉甸甸的磅单,丁寿林见之破涕为笑,欢喜得不得了。待我们回到屋里时,已经是第三日快天光哩。

我们送劈柴到醴陵还听到一个传闻:皇图岭有个送劈柴的人,因舍不得花钱住饭店,就把土车子藏在暗处,自己蹲在屋檐下阶基上打瞌睡,时到半夜,有几个公安干警来巡查,见有人因在屋檐下就大喊:“你们是做啥咯的?”送劈柴的人就答:“司机。”公安干警又问:“开什么车?”“独轮卡”送柴人答。公安干警心想只见过解放牌卡车,从没听说过什么“独轮卡”,莫非是什么新产品?于是叫送柴人带他们看看独轮卡是什么样子。当几名公安干警来到藏土车子的地方时,用手电筒一照:“啊,原来是土车子!”旋即说:你这个人也太奇怪里,土车子就是土车子,叫什么独轮卡罗?!送柴人答:“只是开玩笑,欢欢心,莫怪哈。”心想戏弄你们一下,也应该。

1958年大炼钢铁,大量砍伐山上的树木作燃料,从此,就再没送劈柴到醴陵啦。

我今年88岁,挑担推车经历过许多事,唯独送劈柴的艰辛难以忘记。历史、现实和未来是相通的,纵然“九死一生”,纵有“移山之难”,只要咬定目标,步履不停,坚定与执着,韧劲与干劲,一样都不能少。



## 神农谷妙胜珠帘

陈永红

炎陵神农谷的珠帘瀑布从高处落下,由低处入耳,生生不息,绵绵不绝,实在有回味无穷的妙趣。

密林深谷间,一条远道幽幽而来,又翩翩而去,道旁立一指示牌:珠帘瀑布。沿指示方向左拐前行,穿过几个山货堆叠的摊位,按下心头的购买欲望,再向下迈过几步石阶,小径、清溪映入眼帘。

进入景区,肺部就鲜活起来,贪婪地吸收着林木、花草的芬芳。极致的好空气激荡出身体间的力量,本来带几分倦意的脚不自觉地轻快了。小溪的水自当是从瀑布处流下来的。轻柔、清澈,与青草、白石击掌而别后,斯斯文文、满怀自信地走向新世界。数尾与泉水色几乎融为一体的小鱼,需要细细观察许久才能发现它们的存在。它们时而害羞地隐入石缝,时而不甘寂寞地快速游弋,在水里不期而遇或若有所思,享受着它们独有的安静时光。

沿着小径进入深山,灌木丛开着各色艳丽的小花,让沉寂的森林色彩鲜活。有的爱美女士已按捺不住,或俯下脸,或贴近鼻,与野花亲近着。她们的男伴当然是很合格的,知时宜地举起手机,长焦短距,下手就是猛拍数十张,心里想着回去后挑出与花儿最配的那张发朋友圈,必能获得众多的赞美。正以为这瀑布不知隐藏多深之时,澎湃的水声悄悄来了,若有若无,时轻时重,惹得人的步伐快速了不少。斜坡边,渡小桥,一幅山水画出现在眼前。

珠帘瀑布到了,看起来确实像珠帘。但通常看到的珠帘是宁静的,而珠帘瀑布是灵动的;平常的珠帘是显摆的,珠帘瀑布是自然、开放、华丽、素雅的。

一股急流从山顶处飘荡而下,令人惊讶这水是从哪里来的,难道是从“天上”?我真是喟叹造物主的神奇。瀑布的主流并不直泻而下,而是先向巨石击落,再毫不停歇地飞溅出来,近处是湍流,稍远是溅珠,再远是细雾。巨石经千年洗磨、浸染,颜色已不复当初,深黛如金,苔痕累累,衬着水流更白、更亮。一黑一白,一静一动,就这样不知疲惫地互动着。

瀑流跃下数十米的高崖后投入碧潭,潭水并不波浪涌动,像胸怀宽广的巨人,任由瀑布入怀。碧潭拥有化激动为平和的力道,轻轻浅浅地将白水变为清流溢向四周,慢慢流向宽约十尺的出口。浅处石沙粒粒可数,随着水影不停地变幻身形,令潭中深不见底处更显幽蓝魅惑。

四周峰峦聚拢,松涛竹韵,古树新枝,圆穹无底,苍云有致。临潭而立,高风送凉,遏流有声,飘飘有出世之慨,冉冉有飞升之意,怎一个“妙”字可得!立得久了,心中便生出许多意象来。

珠帘,是一个很美的词,也能让人凭空咀嚼无穷的意味。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。双足浸入水中,清凉沁满全身,舒适感瞬间爆棚,想不超脱旷达都难。忽然明白,“七贤”一定要在竹林,而“弹琴复长啸”最宜的是于“幽篁”里。

那么,这处珠帘瀑布就堪比花果山水帘洞了,其山有之,其瀑有之,其景有之,其乐最有之!



珠帘瀑布。罗遇真 摄